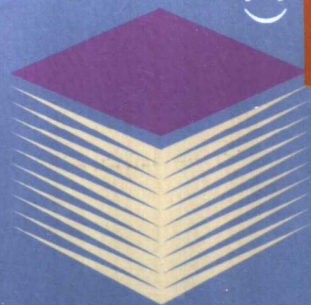




郭沫若选集

(四)

郭沫若 著



中国 国 文 库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郭沫若选集

第四卷

郭沫若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沫若选集 / 郭沫若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1
(中国文库)
ISBN 7-02-004549-9

I. 郭… II. 郭… III. ①郭沫若(1892~1978)
—选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728 号

责任编辑: 王海波
整体设计: 李梅
胡建斌
责任印制: 董文权

郭沫若选集^(1-4卷)

Guo Moruo Xuanji

郭沫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182千字 印数: 0,001-3,000
ISBN 7-02-004549-9
定价: 80.00元

目 录

小 说

残春	1
柱下史入关	15
漂流三部曲	22
喀尔美萝姑娘	58
Löbenicht 的塔	89
叶罗提之墓	100
落叶	106
孟夫子出妻	190
月光下	197
地下的笑声	206

散 文

寄生树与细草	217
味爽	218
梦与现实	222
菩提树下	225
路畔的蔷薇	229
夕暮	230
水墨画	231

山茶花·····	232
墓·····	233
白发·····	234
芭蕉花·····	235
铁盔·····	239
卖书·····	241
孤山的梅花·····	244
鸡之归去来·····	256
痈·····	267
杜鹃·····	274
芍药及其他·····	276
银杏·····	279
雨·····	282
飞雪崖·····	287
丁东草(三章)·····	293
影子·····	297
竹阴读画·····	301

杂 文

由“有感”说到气节·····	307
写在菜油灯下·····	309
蒲剑·龙船·鲤帜·····	312
龙战与鸡鸣·····	315
告鞭尸者·····	322
由葛录亚想到夏完淳·····	324
《娜拉》的答案·····	329

鼠乎? 象乎?	334
驴猪鹿马	336
赵高与黑辛	338
一样是伟大	341
“绿”	343
无题	345
人做诗与诗做人	347
正标点	349
猪	353
黑与白	355
分与合	356
囤与扒	358
反反常	359
冷与甘	360
路边谈话	362
春天的信号	368
国画中的民族意识	374

文 论

论诗三札	377
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398
批评与梦	402
革命与文学	411
从典型说起	422
历史·史剧·现实	427
献给现实的蟠桃	432

鲁迅与王国维·····	435
再谈郁达夫·····	446
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	456
读随园诗话札记(节选)·····	462

残 春

—

壁上的时钟敲打着四下了。

博多湾水映在太阳光下，就好像一面极大的分光图，划分出无限层彩色。几只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对着这种风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载酒的遗事，恨不得携酒两瓶，坐在那明帆之下尽量倾饮了。

正在我凝视海景的时候，楼下有人扣门，不多一刻，晓芙走上楼来，说是有位从大阪来的朋友来访问我。我想我倒有两位同学在那儿的高等工业学校读书。一位姓黎的已经回了国，还有一位姓贺的我们素常没通过往来，怕是他来访问我来了。不然，便会是日本人。

我随同晓芙下楼，远远瞥见来人的面孔，他才不是贺君，但是他那粉白色的皮肤，平滑无表情的相貌，好像是我们祖先传来的一种烙印一样，早使我知道他是我们黄帝子孙了。并且他的颜面细长，他的隆准占据中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疆域。他洋服的高领上又还露出一半自由无领的蟠蛭，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好像一只白色的山羊。待我走到门前，他递一张名片给我。我拿到手里一看，恰巧才是“白羊”两字，倒使我几乎失声而笑了。

白羊君和我相见后，他立在门次便向我说道：

——“你我虽是不曾见过面，但是我是久已认得你的人。我的同学黎君，是你从前在国内的同学，他常常谈及你。”

几年来不曾听说过四川人谈话了，听着白羊君的声音，不免隐隐起了一种恋乡的情趣。他又接着说道：

——“我是今年才毕业的，我和一位同学贺君，他也是你从前在国内的同学，同路回国。”

——“贺君也毕了业吗？”

——“他还没有毕业，他因为死了父亲，要回去奔丧。他素来就有些神经病，最近听得他父亲死耗，他更好像疯了的一般，见到人就磕头，就痛哭流涕，我们真是把他没法。此次我和他同船回国，他坐三等，我坐二等，我时常走去看顾他。我们到了门司，我因为要卖些东西，上岸去了，留他一个人在船上。等我回船的时候，我才晓得他跳了水。”

——“甚么？跳了水？”我吃惊地反问了一声。

白羊君接着说道：“倒幸好有几位水手救起了他，用捞钩把他钩出了水来。我回船的时候，正看见他们在岸上行人工呼吸，使他吐水，他倒渐渐地苏醒转来了。水手们向我说，他跳水的时候，脱了头上的帽子，高举在空中画圈，口中叫了三声万岁，便扑通一声跳下海里去了。”白羊君说到他跳水的光景还用同样的手法身势来形容，就好像逼真地亲眼见过的一样。

——“但是船医来检验时，说是他热度甚高，神经非常兴奋，不能再继续航海，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因此我才决计把他抬进就近的一家小病院里去。我的行李通同放在船上，我也没有工夫去取，便同他一齐进了病院了。入院已经三天，他总是高烧不退，每天总在摄氏四十度上下，说是尿里又有蛋白质，

怕是肺炎、胃脏炎，群炎并发了。所以他是命在垂危。我在门司又不熟，很想找几位朋友来帮忙。明治专门学校的季君我认得他，我不久要写信去。他昨天晚上又说起来，说是‘能得见你一面，便死也甘心’，所以我今天才特地跑来找你。”

白羊君好容易才把来意说明了，我便请他同我上楼去坐。因为往门司的火车要六点多钟才有，我们更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饭再回去，晓芙便往灶下去弄饭去了。

好像下了一阵骤雨，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样，白羊君一上楼把他刚才的焦灼，忘在脑后去了。他走到窗边去看望海景，极口赞美我的楼房。他又踱去踱来，看我房中的壁画，看我壁次的图书。

他问我：“听说你还有两位儿子，怎么不见呢？”

我答道：“邻家的妈妈把他们引到海上去玩耍去了。”

我问他：“何以竟能找得到我的住所？”

他答道：“是你的一位同学告诉我的。我从博多驿下车的时候，听说这儿在开工业博览会，我是学工的人，我便先去看博览会来，在第二会场门首无意之间才遇着你一位同学，我和他同过船，所以认得。是他告诉了我，我照着他画的路图找了来。你这房子不是南北向吗？你那门前正有一眼水井，一座神社，并且我看见你楼上的棹椅，我就晓得是我们中国人的住所了。^①不是你同学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会到你学校去问呢。”

同他打了一阵闲话，我告了失陪，也往楼下去帮晓芙弄饭去了。

^① 作者原注：日本人一般不用棹椅。

二

六点半钟的火车已到，晓芙携着一个儿子，抱着一个儿子，在车站上送行。车开时，大的一个儿子，要想跟我同去，便号哭起来，两只脚儿在月台上蹴着如像踏水车一般。我便跳下车去，抱着他接吻了一回，又跳上车去。车已经开远了，母子三人的身影还伫立在月台上不动。我向着他们不知道挥了多少回数的手，等到火车转了一个大湾，他们的影子才看不见了。火车已飞到海岸上来，太阳已西下，一天都是鲜红的霞血，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之泪。我回头过来，看见白羊君脱帽在手，还在向车站方面挥举，我禁不住想起贺君跳海的光景来。

——可怜的是贺君了！我不知道他为甚么要跳海，跳海的时候，为甚么又要脱帽三呼万岁。那好像在这现实之外有甚么眼不能见的“存在”在诱引他，他好像 Odysseus^① 听着 Siren^② 的歌声一样。

——我和我的女人，今宵的分离，要算是破题儿第一夜了。我的儿子们今晚睡的时候，看见我没有回家，明朝醒来的时候，又看见我不在屋里，怕会疑我是被甚么怪物捉了去呢。

——万一他是死了的时候，那他真是可怜！远远来到海外，最终只是求得一死！……

——但是死又有甚么要紧呢？死在国内，死在国外，死在爱

① 俄底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

② 塞壬。希腊神话中福耳库斯和一位缪斯的女儿们。她们住在一个海岛上，能以悦耳的歌声迷惑航海者而使之死亡。

人的怀中，死在荒天旷野里，同是闭着眼睛，走到一个未知的世界里去，那又有甚么可怜不可怜呢？我将来是想死的时候，我想跳进火山口里去，怕是最痛快的一个死法。

——他那悲壮的态度，他那凯旋将军的态度！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火葬？我觉得火葬法是最单纯，最简便，最干净的了。

——儿子们怕已经回家了，他们回去，看见一楼空洞，他们会是何等地寂寞呢？……

默默地坐在火车中，种种想念杂然而来。白羊君坐在我面前，牵牵嘴角微笑，他看见我在看他，便向我打起话来。

他说：“贺君真是有趣的人，他说过他自己是‘龙王’呢！”

——“是怎么一回事？”

——“那是去年暑假的时候了，我们都是住在海岸上的。贺君有一天早晨在海边上捉了一个小鱼回来，养在一个大碗里面。他养了不多一刻，又拿到海里去放了。他跑来向我们指天画地地说，说自己是龙王，他放了的那匹小鱼，原来是条龙子。他把他这条龙子一放下了海去，四海的鱼鳞都来朝贺来了。我们听了好笑。”

——“恐怕他在说笑话罢？”

——“不，他诸如此类疯癫识倒的事情还很多。他是有名的吝啬家，但是他却肯出不少钱去买许多幅画，装饰得一房间都是。他又每每任意停一两礼拜的课，我们以为他病了，去看他时，他才在关着门画画。”

——“他这很像是位天才的行径呢！”我惊异地说了，又问道：“他画的画究竟怎么样？”

白羊君说道：“我也不晓得他的好歹，不过他总也有些特长，他无论走到甚么名胜地方去，他便要捡些石子和蚌壳回来，在书

案上摆出那地方的形势来做装饰。”

白羊君愈是谈出贺君的逸事来，我愈觉得他好像是一位值得惊异的人。我们从前在中国同学的时候，他在下面的几班，我们不幸也把他当着弱小的低能儿看了。我们这些只晓得穿衣吃饭的自动木偶！为甚么偏会把异于常人的天才，当成狂人、低能儿、怪物呢？世间上为甚么不多多产出一些狂人怪物来哟？

火车已经停过好几站了。电灯已经发了光。车中人不甚多，上下车的人也很少，但是纸烟的烟雾，却是充满了四隅。乘车的人都好像蒙了一层油糊，有的一人占着两人的座位，侧身一倒便横卧起来；有的点着头儿如像在滚西瓜一样。车外的赤色的世界已渐渐转入虚无里去了。

三

“Moji! Moji!”^①

门司到了，月台上叫站的声音分外雄势。

门司在九州北端，是九州诸铁道的终点。若把九州比成一片网脉叶，南北纵走诸铁道就譬比是叶脉，门司便是叶柄的结托处，便是诸叶脉的总汇处。坐车北上的人到此都要下车，要往日本本岛的，或往朝鲜的，都要再由海路向下关或釜山出发。

木履的交响曲！这要算是日本停车场下车时特有的现象了。坚硬的木履踏在水门汀的月台上，汇成一片杂乱的噪音，就好像有许多马蹄的声响。八年前我初到日本的时候，每到一处停车场都要听得这种声响，我当时以为日本帝国真不愧是军国

^① 作者原注：“门司！门司！”

主义的楷模，各地停车场竟都有若干马队驻扎。

我同白羊君下了车，被这一片音涛，把我们冲到改札口去。驿壁上的挂钟，长短两针恰好在第四象限上形成一个正九十度的直角了。

出了驿站，白羊君引我走了许多大街和侧巷，彼此都没有话说。最后走到一处人家门首，白羊君停了步，说是到了；我注意一看，是家上下两层的木造街房，与其说是病院，宁可说是下宿^①。只有门外挂着的一道辉煌的长铜牌，上面有黑漆的“养生医院”四个字。

贺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楼下，是间六铺席子的房间^②，正中挂着一盏电灯，灯上罩着一张紫铜色包单，映射得室中光景异常惨淡。一种病室特有的奇臭，热气、石炭酸气、酒精气、汗气、油纸气……种种奇气的混淆。病人睡在靠街的窗下。看护妇一人跪在枕畔，好像在替他省脉。我们进去时，她点头行了一礼，请我们往邻接的侧室里去。

侧室是三铺席子的长条房间，正中也有一盏电灯，靠街窗下有张小小的矮桌，上面陈设有镜匣和其他杯瓶之类。房中有脂粉的浓香。我们屏息一会，看护妇走过来了。她是中等身材，纤巧的面庞。

——“这是S姑娘。”

——“这是我的朋友爱牟君。”

白羊君替我们介绍了，随着便问贺君的病状。她跪在席上，把两手叠在膝头，低声地说：

① 作者原注：日本的普通客棧。

② 作者原注：日本住房以席面計算，普通有四席半、六席、八席等。

——“今天好得多了。体温渐渐平复了。刚才检查过一次，只不过七度二分^①，今早是三十八度，以后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只是精神还有些兴奋。刚才才用了催眠药，睡下去了。”

她说话的时候，爱把她的头偏在一边，又时时爱把她的眉头皱成“八”字。她的眼睛很灵活，晕着粉红的两颊，表示出一段处子的夸耀。

我说道：“那真托福极了！我深怕他是肺炎，或者是其他的急性传染病，那就不容易望好呢。”

——“真的呢。——倒是对不住你先生，你先生特地远来，他才服了睡药。”

——“病人总得要保持安静才好。……”

白羊君插口说道：“S姑娘！你不晓得，我这位朋友，他是未来的 doctor^②，他是医科大学生呢！”

——“哦，爱牟先生！”她那黑耀石般的眼仁，好像分外放出了一段光彩。“我真喜欢学医的人。你们学医的人真好！”

我说：“没有甚么好处，只是杀人不偿命罢了。”

——“啊啦！”她好像注意到她的声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那有……那有那样的事情呢。”

四

辞出医院，走到白羊君寓所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过了。上楼，通过一条长长的暗道，才走进了白羊的寝室。扭开电灯时，

① 作者原注：摄氏三十七度二分之简略语。

② 作者原注：医生。

一间四铺半的小房现出。两人都有些倦意，白羊君便命旅馆的女仆开了两床铺陈，房间太窄，几乎不能容下。

我们睡下了。白羊君更和我谈了些贺君的往事，随后他的话头渐渐转到S姑娘身上去了。他说他喜欢S姑娘，说她本色；说她是没有父母兄弟的孤人；说她是生在美国，她的父母都是死在美国的；说她是由日本领事馆派人送回国的，回日本时才三岁，由她叔母养大，从十五岁起便学做看护妇，已经做了三年了；说她常常说是肺尖不好，怕会得痲症而死。……他说了许多话，听到后来我渐渐模糊，渐渐不能辨别了。

门司市北有座尖锐的高峰，名叫笔立山，一轮明月，正高高现在山头，如像向着天空倒打一个惊叹的符号(!)一样。我和S姑娘徐徐步上山去，俯瞰门司全市，鱼鳞般的屋瓦，反射着银灰色的光辉。赤间关海峡与昼间繁凑的景象迥然改观，几只无烟的船舶，如像梦中的鸥鹭一般，浮在水上。灯火明迷的彦岛与下关海市也隐隐可见。山东北露出一片明镜般的海面来，那便是濑户内海的西端了。山头有森森的古木，有好事者树立的一道木牌，横写着“天下奇观在此”数字。有茶亭酒店供游人休息之所。

我和S姑娘登上山顶，在山后向着濑户内海的一座茶亭内坐下，对面坐下。卖茶的妈妈已经就了寝，山上一个人也没有。除去四山林木萧萧之声，甚么声息也没有。S姑娘的面庞不知道是甚么缘故，分外现出一种苍白的颜色，从山下登上山顶时，彼此始终无言，便是坐在茶亭之中，也是相对默默。

最后她终于耐不过岑寂，把她花蕾般的嘴唇破了：“爱牟先生，你是学医的人，医治肺结核病，到底有甚么好的方法没有？”

她说时声音微微有些震颤。

——“你未必便有那种病症，你还要宽心些才好呢。”

——“我一定是有的。我夜来每肯出盗汗，我身体渐渐消瘦，我时常无端地感觉倦怠，食欲又不进，并且每月的……”说到这里她忍着不说了。我揣想她必定是想说月经不调，但是我也不便追问。我听了她说的这些症候，都是肺结核初期所必有的，更加以她那腺病质的体格，她是得了这种难治的病症断然无疑。但是我也不忍断言，使她失望，只得说道：

——“怕是神经衰弱罢，你还该求个高明的医生替你诊察。”

——“我的父母听说都是得的这种病症死的，是死在桑佛朗西司戈。我父母死时，我才满三岁，父母的样子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一些影子，记得我那时候住过的房屋，比日本的要宏壮得许多。这种病症的体质，听说是遗传性的。我自然不埋怨我的父母，我就得……早死，我也好……少受些这人世的风波。”她说着说着，便掩泣起来，我也有些伤感，无法安慰她的哀愁。沉默了半晌她又说道：

——“我们这些人，真是有些难解，譬如佛家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这个我们明明知道，但是我们对于生的执念，却是日深一日。就譬如我们嗑葡萄酒一样，明明知道醉后的苦楚，但是总不想停杯！……爱牟先生！你直说罢！你说，像我这样的废人，到底还有生存的价值没有呢？……”

——“好姑娘，你不要过于感伤了。我不是对着你奉承，像你这样从幼小而来便能自食其力的，我们对于你，倒是惭愧无地呢！你就使有甚么病症，总该请位高明的医生诊察的好，不要空自担忧，反转有害身体呢。”

——“那么，爱牟先生，你就替我诊察一下怎么样？”